

生/活/随/笔

关于书的那些事



谭竹

我从小就爱看书,识字字起,天天都捧着书。甚至每天上学、放学的路上都不释卷,所以早早地把自己看成了近视眼。在没有电视、网络也没有手机的年代,读书,是我最重要的娱乐。

高中的时候,一个人住在长江边,常常通宵达旦地看书。我从来都不觉得一个人待着很无聊,因为有书中的诸多人物陪着我,和他们一起经历着起伏跌宕的人生。书中那些或美丽或奇异的世界,丰富了我的精神世界,让我感觉仿佛多活了一世。第一份工作是在图书馆当图书管理员,守着书籍和报刊,我从早到晚看得两耳不闻窗外事。

从来没有想过,有一天我也会写书,在新华书店那堆积如山的书中,也能寻到我的那本。我没想要当作家,只是想倾诉一些无法言说的痛苦与感慨,还有那些飞扬的想象。出版第一本书的时候,我天真地以为,写作并出版了一本书,我的生命就因此有了意义,我就没有白白来到这个世上。后来,又写了许多书,我才发现,意义是自定义的,和写不写书无关。

出版了书,就要给亲朋好友送书。我出的是拿版税的本版书,出版社只给我10本样书。最初有20本,后来出版社把样书也纳入了成本计算,就减少了一半,所以这些送出去的书,都是我用稿费买的。送书的过程中,我见识了各种不同的态度。有人以轻蔑的口气问:“你写这么多书有什么用?”问得我哑口无言。有人忙不

迭地说:“你不要问我感想哈!”意思是他懒得看。还有人直接拒绝要,说没空没心思看。当然,也有人主动索取,有人开心收下。我也没奢望大家都会阅读,能看个封面,随便翻翻,知道我又出了书也就罢了。

“读书”这个词的后面,往往跟着一个词“学习”,读书学习,似乎读书就是为了要学到什么。我喜欢看闲书、杂书,书应当有趣,才能引人入胜,孜孜不倦地看下去。至于从中能学到什么,完全随缘,从未事先考虑过。什么是有用的书,什么是无用的书呢?一本没有现实用处、但让你看完了很开心的书,算不算有用呢?写小说,恰恰会用到很多杂书里的知识,比如我看了一本描写花的含义的杂书,就写了一个中篇《花语》;看了《周易》,就可以在长篇中写算命先生如何卜卦;看了制盐的方法,就可以描绘出熬盐的盛况。

爱看书的人,自然也爱买书。以前单位在解放碑,我常去逛新华书店和精典书店。精典书店的老板是一个有情怀的人,他让书店成为了重庆很有影响的文化品牌。重庆的一些文化活动常在精典书店开展,我也曾在那里和读者分享过新书。有次书店员工问我什么书好卖,我推荐了法布尔的《昆虫记》,结果大卖,书店还送了我一套米兰·昆德拉的全集。后来因解放碑的房租高,书店搬到了南滨路,再后来听闻书店已转让他人。

我不了解精典书店具体经历了什么,但从中隐隐感受到了卖书人的无奈与无力感。随着数字时代的来临,实体书店受到了极大的挑战。即使是我这样仍然喜欢纸质书的

人,也很久没有在实体书店买过书了,因为想要什么书都可以在网上以较低的折扣买到。随着娱乐的多样化,小视频和网络短剧的兴起,快节奏的生活中,人们更没有耐心去读一本书。

知识的获得都是不容易的,掌握专业和深奥的知识更是耗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。阅读有深有浅、有难有易,但总的来说,还是开卷有益的。朋友说,现在都忙于生计,哪有心思看书。我想起去欧洲的时候,给我们开车的司机,一边在景点等我们游玩,一边捧着厚厚的书阅读。半个月的行程里,每天莫不如此。正如每个人愿意花钱的地方不一样,每个人愿意花时间的地方也不一样。大学时老师说过一句话:一个人的时间用在什么地方是看得见的。阅读,一定会让你腹有诗书气自华。

作为一个爱读书的人,我已经读得不如以前多了;作为一个写书人,我也已经有点写不动了。但是,我希望人们能继续保持着阅读的习惯:因为每本书都是一个世界,探索其间是有趣的。

在午后的阳光中,一杯茶、一本书,岁月流金,时光缓缓,永远是我心中美好的场景。让我们打开一本又一本的书,把那些汇聚在其中的智慧与悲喜、世间百态与繁华,从头读起。

(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副主席)

心/香/一/瓣

芦苇花中的故土情思



柏凡淋

在每个人心灵的深处,都隐匿着一处令自己魂牵梦萦的故土。于我而言,那便是合川沙鱼镇,尤其是老家的月亮岩水库,它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,镶嵌在我记忆的长河中,熠熠生辉,散发着永恒的光芒。

沙鱼镇庙堡村,坐落着一湾如诗如画的存在——月亮岩水库。这不仅是一片水域,更是一段跨越悠悠岁月的传奇。1958年,一期工程的号角在时光中吹响,恰似奏响了一首激昂的序曲,拉开了这场浩大工程的序幕。1968年,二期工程的步伐稳步跟上,如同乐章的持续推进,将工程的宏伟蓝图一步步变为现实。而这场跨越三十余载的工程,终于在1994年完美落下帷幕。

在这漫长的建设岁月里,沙鱼镇的父老乡亲,凭着令人动容的执着,镌刻下属于他们的奋斗印记。他们不向国家索求一分钱,凭一双双勤劳的手,一锄一锹,翻动着岁月的泥土,将汗水与希望深深埋入大地;一担一筐,承载着对未来的憧憬,肩扛背驮,一步步筑起那座屹立不倒、坚不可摧的大坝。

如今,月亮岩水库不仅是沙鱼镇的农业灌溉和饮水工程,更成了观光打卡地。在阳光的映照下,水面波光粼粼,如梦如幻,仿佛整个世界都变得熠熠生辉。蓝天白云悠悠倒映其中,与水天一色,浑然一体;嫩绿的小草在水中摇曳生姿,随波逐流,它们是轻盈的舞者。让人沉醉其中,流连忘返。

傍晚时分,天上的月亮和悬崖上的石月亮同时映照在平静的水面,竟会神奇地出现两轮明月,交相辉映,如梦如幻。如同一幅绝美的画卷,令人

心醉神迷。

我对这里的喜爱,源于那份血液于水的故土情结。曾经的老家依偎在水库一侧,那里留存着祖辈们的生活足迹。有祖辈们曾经居住过的岩洞,那是岁月的见证,承载着家族的历史与记忆;那冬暖夏凉的茅草屋,承载了太多的温暖与亲情,是家人团聚、欢声笑语的港湾;水库周边清静的土地,明艳的花木,是那般亲切,如同母亲温暖的怀抱,让人倍感安心与舒适。儿时的美好时光,仍萦绕心头,如同一部老电影,一幕幕在脑海中回放,温暖而动人。

上世纪六十年代末,我刚上小学,周末时,我与哥哥姐姐一道从沙鱼镇街上出发,步行至月亮岩水库的爷爷家。夕阳西下,余晖洒在水库边的芦苇花丛间,金光闪闪,美不胜收。我坐在一旁,聆听大人们的闲谈,那份温馨与浪漫,如同陈酿的美酒,越品越香。更让我难以忘怀的,是与家人相聚时“桃李春风一杯酒”的幸福时刻,那是生命中最珍贵的宝藏,无论岁月如何变迁,都永远镌刻在心底。

时光荏苒,岁月如梭。我凝望着那片在风中轻轻摇曳的芦苇花,藏在芦苇花中的故土情思,如同一条绵绵不绝的长河,流淌在我生命的每一个角落。无论我身在何处,它都会如影随形,提醒着我,那是我心灵的归宿,我永恒的根脉。

月亮岩水库,将永远在我心中占据着最柔软的位置,成为我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与牵挂。

(作者系重庆大学MBA/EMBA校友会联席会长)

走/四/方

在海岛上过年



罗安会

我和老伴退休了,成为“候鸟”。夏天去四面山避暑,冬天飞三亚,享受椰风海韵。

还是年轻人有想法,今年女儿放了寒假,从重庆飞来三亚,带着家里人环岛旅游,决定除夕全家去分界洲岛,看蛇年首日之光——大海日出。在海岛上去辞旧迎新,感受别样年味。

游客中心的工作人员开车先送我们到餐馆,大家在新年快乐的祝福声中入座。年夜饭以海鲜为主,美味而丰盛。除夕的央视春节晚会当然不能错过,我们早早结束了年夜饭。

太阳西斜,余晖映洒在分界洲岛上,十分迷人。旅行社的观光车,将我们三家人送往岛上民居入住。

车沿柏油路而上,两边的热带植物茂密繁多,山间的树林里不时冒出木屋,好似嵌入在山中的积木。车停在半山腰。师傅说:“这儿就是你们的房间,有事电话联系总台。”

木屋掩映在树荫间,房前屋后长满了三角梅。开门入户,两室一厅,整洁舒适。步入阳台,发现我们的房间在大海的悬崖峭壁之上,离海面有20多层楼高,浅绿色的海水衬托着米黄色的石壁令人叫绝。海水拍岸,发出有节奏的声响。

分界洲岛,自古就有“美人岛”“睡佛岛”的美誉,是中国首家海岛型国家5A级旅游景区,环境优美,从高空俯瞰,绿岛犹如大海中的一颗璀璨明珠。

入夜,全家人围坐在电视机旁,喝咖啡、吃水果、嗑瓜子,看蛇年央视春晚。当镜头拉到重庆分会场时,小外孙兴奋得手舞足蹈,说舞台好酷啊!

8D魔幻的朝天门、洪崖洞,在长江、嘉陵江的包围下,舞台在璀璨的灯光映照下熠熠生辉。

春晚在欢乐热烈祥和中进行。当视频上出现机器人扭秧歌时,在高校教传媒学的女儿说:“中国已进入人工智能、AI技术、机器人时代!”她给身边的小外孙女说:“你现在读初中,要好好学习,打好基础!”

我接过话题:“那以后,保卫海疆、边疆,机器人可以24小时站岗放哨、上战场了……”女儿笑着说,不错,中国将成为人工智能的全球领导者。

在欢乐声中,蛇年钟声敲响,远处传来除夕的鞭炮声,在海浪有节奏地拍打着岸边声中,全家人渐渐进入了梦乡。

次日晨,天边泛起了红晕,海船的长鸣声,海鸥的啼鸣声,唤醒了我们。红霞从海面升起,映红了半边天。全家人在阳台上,迎接新年的第一缕曙光。

太阳出来了,岛上的人们躁动起来,相互祝福着!女儿拿出相机,拍下了我和老伴手托太阳的照片。

远处,无垠的大海在太阳照耀下,波光粼粼,海鸟在蓝天与大海间翱翔。

趁着晨曦,我们登上山顶的庙宇“欢喜堂”祈福,游客们纷纷焚香祈祷,祈求好运。

站在山顶长廊上极目远眺,水天山海相连,融为一体。新年在祖国南端看日出,我心潮起伏,观大海之美,享盛世繁华。

(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)

诗/绪/纷/飞

晒太阳



杨平

人们跟植物晒太阳的方式是不一样的

滨江路、广场上
晒太阳的人好多
他们或坐或躺
有的背着阳光晒
有的敞开胸怀晒

有的把藏在心底的那些心思
翻出来晒
有的把那些发霉的情绪
拿出来晒

有的推着婴儿车,或搀扶着老人
晒亲情
有的边走边聊,晒友情
有的围坐在一起
晒话题,晒笑声

晒得目光越来越温情
晒得身体越来越通透
晒得神清气爽
晒着、晒着
埋在心里的那些种子
便又开始发芽

(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)

